

发病1小时，列车仍未发出救人信号

乘客突发疾病致残，列车、车站涉嫌延误救治

9月29日，谢荣兵和苏兴华老两口从广州探亲归来，乘K9126次列车回祁阳县老家，随行的还有侄女苏芳芳。凌晨1:35，谢荣兵开始发病，在未得到列车员有效的医疗救助甚至被“丢”在郴州站后，直到凌晨3:11，谢荣兵才在郴州站被抬上救护车，没想到，这是一辆“山寨”救护车。

20多天过去，谢荣兵病情时有反复，仍不能言语。苏兴华老泪纵横地说，这一切就像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。

事件回放

拥挤车厢内老人发病

10月24日下午，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206室，病床上的谢荣兵目光呆滞，一眨不眨。9月29日凌晨，在K9126次列车上一场突发的大面积脑梗死，让他进入了神智模糊状态，并失去了语言功能，即使老伴苏兴华在一旁嚎啕大哭，他的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，这让谢家人非常担心他是否“痴呆了”。

苏兴华回忆起事发当天的情形：“当时车厢里比较挤，过道上都站满了人，刚一开始老头子说胸口有点闷，过了韶关站后，大约是1:35，他突然开始呕吐，神智不清。”苏兴华顿时慌了手脚。

周围的乘客见状纷纷帮忙，苏芳芳在11号车厢找到了一名乘务员，乘务员答应向列车长“汇报”，但这一汇报如石沉大海。由于列车长迟迟未到，焦急的苏兴华拨通了远在广州的女儿谢志林的电话求助。

等待多时后列车长出现

乘务员未过来，列车长也没到，苏兴华和苏芳芳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中，看着躺在座位上的谢荣兵不断地呕吐，束手无策。远在广州的谢志林通过网络查询，终于在凌晨2:29拨通了广铁集团的客户电话95105688，随后在2:31和2:37两次拨通了广州火车站服务电话02061344612求助。

随后（按列车长说法为2:38），列车长带了3名乘务员过来，在对谢荣兵进行简单救助后，一名乘务员对苏兴华说：“阿姨，先别急，已安排好120救护车在（郴州站）站台等候。”

这句话，在后来的事情发展中成了家属方和铁路方争议的焦点。

途经郴州站时老人被放下车

2:40，广州火车站服务电话02061344612一位工作人员回电给谢志林：“请放心，我们已经和K9126次列车联系上了，安排好了！”

谢荣兵的女婿刘争义告诉记者，他们认为，这句“安排好了”就是指的之前乘务员所言“已安排好120救护车在（郴州站）站台等候”。

但事实却与家属的理解相去甚远。2:52，原本不停靠郴州站的K9126次列车因为在郴州站等车间红绿灯，列车上4名乘务员便将已陷入呼吸困难状态的谢荣兵抬下火车，放置在离郴州站办公室约20米左右的1站台上，带着谢荣兵的身份证便走进了郴州站，按苏兴华的话说“就像丢一条狗或一具尸体一样”。但站台上，并没有谢家人翘首以盼的120救护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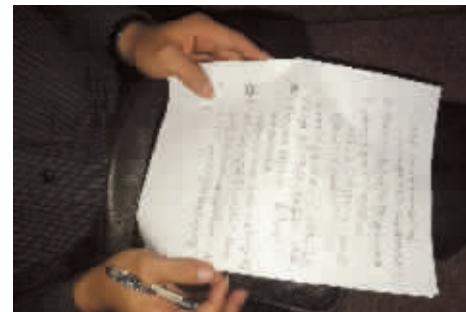
4分钟后，2:56，K9126次列车扬长而去，之后该车和主管方长沙客运段再没有主动和谢家人联系过，站台仅剩下无助的谢家三人。



▲10月20日下午，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，谢荣兵突然出现胃出血的症状，老伴苏兴华泣不成声。
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王翀鹰 摄



10月21日，郴州火车站，铁路部门相关人员与谢荣兵家属开协调会。（非正常拍摄）



10月21日，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，谢荣兵的女婿写满了对铁路部门的诸多质疑。

医生观点

“第一时间送医院”是最佳方案

当日凌晨3:11，谢荣兵被抬上郴州市中医院的救护车；9月30日21:00，转院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，目前病情依旧不稳定，该院医生诊断致残可能性极大。

脑梗死属脑血管疾病，在医学界，救治脑血管疾病，素有“6小时治疗时间窗”的说法，即脑血管患者在发病期间，若在6小时内抢救及时得当，就有希望转危为安。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赵志鸿告诉记者，救治脑血管疾病还有“黄金4.5小时”的意见，但不管6小时还是4.5小时，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：越早救治越好。

赵志鸿分析，一般而言，脑血管疾病患者99%都是内因所致，谢荣兵在列车上人流拥挤空气流通不畅只是诱因；在K9126次列车上，也不太可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诊断。“类似于谢荣兵的情况，‘第一时间送医院’是最佳救治方案。”赵志鸿说。

争议焦点

从车上到站台，作为或不作为？

谢家人认为：K9126次列车和郴州站的不作为，是延误了谢荣兵治疗的主要原因。

10月13日，谢家长子谢志成以《K9126次列车人员和湖南郴州火车站极不作为、责任相互推诿、置人命不顾》为题，向铁道部投诉邮箱发书面邮件后，引起铁道部高度重视，并迅速将此投诉转发到广铁集团、郴州火车站、衡阳机务段（郴州站上级单位）、长沙客运段（K9126次列车主管单位）要求认真调查处理。

10月21日、22日，谢家人和郴州站、衡阳机务段、长沙客运段相关领导先后在郴州站举行了两次协调会，参会者包括郴州站总支书记刘世同、站长李维伟、副站长雷斌，衡阳机务段谭朝晖、长沙客运段邓辉等人，均无实质性进展，但争议却越来越火爆。

时间之争： 急病58分钟乘务员未到？

谢家人认为，谢荣兵发病的时间为1:35，并有苏兴华、谢志林的通话记录详单。

长沙客运段邓辉对此提出质疑。他声称，列车接到谢家人反映生病情况是2:33，距离火车2:52停靠在郴州站只有19分钟时间。K9126次列车蒋车长则进一步将列车乘务员赶到病发者现场更正为2:38，距火车停靠只有14分钟。铁路方认为，乘务员赶到病人处之后，立即对其采取了量血压等措施，但碍于时间太短并且列车医疗条件有限，已经尽到了应尽的义务。

这个解释难以让谢家人满意，谢家女婿刘争义认为，按家属的通话记录，从1:35到2:33长达58分钟的时间内，乘客生病却找不到乘务员，是K9126次列车的严重失职。他介绍，即

使按谢志林2:29拨通的广铁集团的客户电话算，也比铁路方所讲的要早。

作为之爭： 未通知120是信号不好？

苏兴华、苏芳芳两位当事人表示，谢荣兵发病后，因为在12号车厢乘务员值班室未找到人，便在11号车厢找到了一名乘务员，但对方拒绝到现场，也不愿意通过广播找医生帮助。

为何郴州站站台上没有出现救护车？长沙客运段邓辉的解释是“列车信号不好，联系不上”。

郴州站同时在10月21日的协调会上表示，“K9126次列车事先并未通知郴州站有病人需紧急下车”。

停放之爭： “小悦悦”悲剧重演？

苏兴华说，当时谢荣兵被K9126次列车乘务员放在郴州站1站台的水泥地上，已陷入呼吸困难。当日凌晨2时的气温约23℃，湿度高达99%，“我大声地呼救，侄女苏芳芳在打120电话求救。有个戴眼镜穿制服的铁警从我们身边路过，我就拉着他，说小伙子你救救他吧！”苏兴华说，但该铁警远远地躲开了。

苏兴华介绍，从2:52火车停靠后，除了2:54有3名铁路工作人员过来了了解情况，到3:11郴州市中医院救护车驶进站台的19分钟内，尽管她一直大声呼救，却没有人来帮他们：“这不是和小悦悦的悲剧如出一辙吗？”刘争义愤怒地说。

此外，家属多次要求郴州站提供谢荣兵躺地上时的监控录像，郴州站解释“这个区域是盲区，拍不到”。

■记者 邹丽娜